

閩語潮陽方言的語氣助詞“在[to⁰]” ——兼與普通話“呢”的比較

肖 陽

上海交通大學

提要

潮陽方言的語氣助詞“在”有兩種主要用法：1) 用在本身有持續義的句子裏突出強調事態的持續性；2) 標記這種“元語增量”操作，即針對某個弱命題，聲明一個信息量更高的強命題或增補信息，以取消“Q 原則”帶來的上限推理（Horn 1984）。這兩種用法是可能並存於同一個“在”用例上的。比較之下，普通話的“呢”也有突出持續的功能，但其他用法更多關涉信據力而非信息量。二者的差異可能源於發展中與副詞“還”的關係不同。

關鍵詞

潮陽方言，語氣助詞，“呢”，持續，元語增量

1. 引言

普通話的“呢”是否有表持續的時體意義，是漢語語法學界爭議頗多的話題。¹ 而其語氣意義具體應如何定性，也有多種不同說法（呂叔湘 2002 [1941]，朱德熙 1982，齊滬揚 2002，徐晶凝 2008，方梅 2016，完權 2018 等）。閩語潮陽方言中存在一個與普通話“呢”的歷時發展、共時分佈均有一定相似之處的語氣助詞“在”（[to⁰]）。具體考察其意義功能，並與普通話“呢”比較同異，或可有裨於對相關語氣助詞之功能、以及時體意義與語氣意義之間複雜關係的理解。

本文的目標有二：

一，詳細描寫潮陽方言語氣助詞“在”的句法、語義、語用諸特性，為方言研究提供參考資料。這是本文第二節的主要內容。

¹ 例如，可比較朱德熙（1982: 209）、呂叔湘（1999: 413）與胡明揚（1981a, 1981b）、方梅（2016）等論著的不同分析。

二，比較潮陽方言“在”與普通話“呢”的同異之處，反觀對“呢”已有分析之得失，並嘗試從歷時發展角度對差異提出解釋。這是本文第三節的主要內容。

潮陽區為廣東省汕頭市轄區。潮陽方言屬閩語閩南片潮汕小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2012: B1-15），為筆者母語。² 文中例句或來自內省或來自筆者所收集語料，不一一註明。

2. 潮陽方言的語氣助詞“在”

本節對潮陽方言語氣助詞“在”的來源、分佈、語義功能進行考察。

2.1. 語氣助詞“在”的來源

潮陽方言語氣助詞“在”在實際使用中的語音形式一般是“[to⁰]”，與潮陽方言的存在義動詞、處所介詞、進行體副詞、持續體後綴“在”（[to⁴]）有歷時發展關係（見下），這是本文用“在”字記錄這個助詞的原因。³ 本文將存在義動詞、處所介詞、進行體副詞、持續體後綴“[to⁴]”分別記為“在₁、在₂、在₃、在₄”，語氣助詞“[to⁰]”則記為“在₅”。下面是其用例：

- (1) 我有在₁。（我在的。）
- (2) 伊在₂簿_{本子}塊_{那裏}寫字。（他在水本上寫字。）
- (3) 我在₃睇_看書。（我在看書。）
- (4) 個門開在₄。（那個門開著。）
- (5) 伊未讀書在₅。（他還沒上學呢。）

持續體後綴“在₄”與語氣助詞“在₅”都可能出現在句末，但二者的句法層級截然不同：“在₄”是一個動詞體後綴，它只能緊附於單音節動詞之後，與動詞之間無法插入任何成分，無論是賓語還是補語。它的意義功能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動詞體後綴“著”——普通話的“著”也以緊附在單音節後面為主，中間不能插入賓語、補語，“*吃飯著”“*站直著”都不能成立。而語氣助詞“在₅”則是附於整個小句之

² 潮陽方言有 7 個單字調，但在連讀變調中可區分出 8 類。本文記音時按照 8 類區分在音標右上角標註調類，其單字調調值依次如下：陰平 21、陽平 24、陰上 55、陽上 53、陰去 53、陽去 22、陰入 2、陽入 5。

³ 但是“在”也只是 [to] 的訓讀字，並非本字。關於這個語音形式的本字，有“著”（梅祖麟 2007）、“佇”（李如龍 1988）、方位介詞短語合音（林頌育 2010）等多種說法，本文對此不作論證。

後，因此可以出現在動賓結構等複雜 VP 之後，如例（5）。它的句法分佈大致與普通話“呢”相當（但意義不完全相同，見第3節）。因此，即使持續體後綴“在₄”與下文要提到的“凸顯持續”的語氣助詞“在_{5a}”看上去意義相通，但句法層級迥然不同，無法歸併。

更能說明問題是同一個句子裏“在₄”可以與“在₅”同時出現，這說明二者佔據不同的句法槽位：

（6）門還開在₄在₅。（門還開著呢。）

這個句子裏，體後綴“在₄”讀陽上調的後變調 22，語氣助詞“在₅”讀輕聲。無論是語音、還是分佈都顯然是兩個不同的詞。

雖然在共時層面顯然是不同的詞，但是語氣助詞“在₅”與“在₁₄”的歷時發展關係是比較明確的。從形式上說，語氣助詞“在₅”在使用中雖然大部分時候讀輕聲，但仍可能因為尾音拖長、或與下一小句間隔極小而讀為陽上調的後變調 22，如“未曾_{還沒}食著_到在₅哩_就肚飽飽”（還沒吃飯呢就很飽了）中的“在₅”讀 22 調，這就與“在₁₄”的語音形式有關聯；從意義上說，“在₅”的功能與持續語義有密切關係（見下文）。從類型學而言，自呂叔湘（2002 [1941]）始，“處所介詞+方位詞”結構可以從空間意義發展為表進行、持續的體標記，再進而發展為語氣助詞的現象已得到普遍認可和驗證。近代白話“在裏”（呂叔湘 2002 [1941]，孫錫信 1999）、吳語“勒浪”“辣海”等（趙元任 1992 [1926]，呂叔湘 2002 [1941]，巢宗祺 1986，錢乃榮 2003 等）、閩語“佇吼”“在塊”等（施其生 1985）、江淮方言“在下”（王健 2006）、山東棲霞方言“乜行兒”（劉翠香 2016）等都經歷了類似的演變，可參看劉丹青（1996）、羅自群（2003）的綜述。從其他潮汕方言的對應詞項看，潮陽方言的“在₃、在₄、在₅”的本來形式應該也是“在塊”[to⁴ ko⁵]，單音形式“[to]”是由脫落“塊”或語音併入而來的。

2.2. 語氣助詞“在”的語義功能

潮陽方言的語氣助詞“在₅”可以大致區分出兩種功能：1）與時體意義有關的一種“在₅”，記為“在_{5a}”；2）主要功能可界定為“元語增量”的一種“在₅”，記為“在_{5b}”。但這兩種功能並非任何時候都截然分明，甚至可以同時並存於一個“在₅”身上。因此“在_{5a}”和“在_{5b}”也不好明確地分成兩個詞。當一個“在₅”同時兼具兩

⁴ 注意，這個“哩”是副詞，表示“就”的意思，組合層級是屬於下一小分句，“哩肚飽飽”表示“就很飽了”。它並不是屬於上一小分句末的語氣助詞，跟近代白話的“在裏”、目前存在於某些方言裏的句末語氣助詞“哩”更是毫無關係。

種功能時，我們就簡單地記為“在_s”。下面先考察“在_{5a}”，再考察“在_{5b}”，最後說明它們的區別、聯係以及並存的情況。

2.2.1. 與時體意義有關的“在_{5a}”

先看下面的最小對比對：

(7) 問：——飯熟未？（飯熟了沒？）

答：a.——未。（還沒。）

b.——未在_{5a}。（還沒呢。）

答句 a 只是簡單地表示：當前“飯”處於“沒熟”的狀態。而答句 b 則不僅表示飯“沒熟”的狀態，更特別突出和強調了這個狀態的延續性。這樣突出強調的結果是句子帶上了一些命題語義以外的語用含義，例如，它可能是對對方原先所持有的預期的一種反駁：

(8) ——飯熟了吶？（飯熟了吧？）

——未在_{5a}！（還沒呢！）

此例中的問句是帶著“飯已經熟了”的預期的非中性問，而答句針對此預期用“在_{5a}”突出強調“飯沒熟”的狀態尚在延續，反駁了這種預期。

突出強調某種狀態的延續，又可能是為了暗示其後果：

(9) ——好_{可以}食未？肚困_餓死了。（可以吃飯了沒？餓死了。）

——飯未熟在_{5a}！（飯還沒熟呢！）

這裏的答句用“在_{5a}”凸顯“飯沒熟”狀態的持續，是為了暗示“還不能吃飯”的後果，從而針對問話人的問題作出回答。

以上兩例中，“在_{5a}”的有無對句子的命題意義並無影響。但是由於它在特定交際語境中發揮了特有的語用功能，因此不宜刪去，否則答句在該上下文中就是不合法的。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_{5a}”本身並不“表達”持續意義，它只是突出強調句子裏原有的持續意義，以達到一定的語用目的。⁵ 它必須用在一個本身已經帶有持續

⁵ 參考方梅（2016）對普通話“呢”與“（正）在”的比較。

義⁶的句子中。如果一個句子本身沒有持續義，在其後加上“在_{sa}”也不能使之產生持續義，還會因不滿足“在_{sa}”的使用條件而導致句子不合法：

(10) * 伊食麵在_{sa}。(他吃麵呢。)

只有在“食麵”前面加上進行體副詞“在₃”這個句子才能成立。否則，這裏的“在₅”就得理解為可以不依賴持續體的“在_{sb}”（參 2.2.2）。正因為“在_{sa}”依賴於本身帶有持續義的語境，所以它經常出現在含有副詞“還”、“在₃”或持續體後綴“在₄”等的句子裏，也經常出現在含否定詞“未”（還沒）的句子裏，因為任何 VP（無論本身是不是持續）在前面加上“未”之後都會變成一個有持續義的事態，因此就能滿足“在_{sa}”的語境要求。如果句子裏沒有上述帶持續意義的虛詞，單單一個動賓結構或者動補結構往往沒法明確地表達持續事態（如上例的“食麵”），這時就不能出現“在_{sa}”，而只能出現“在_{sb}”。

從句法分佈上看，“在_{sa}”作為語氣助詞，一般以整個句子為其轄域，位置較高，不能出現於背景性、非斷言性（non-assertive）的關係從句或狀語從句中：

(11) * 未來在_{sa}個人（* 沒來呢的人）

(12) 因為伊_他未來（* 在_{sa}），比賽還無便_{不能}開始。（因為他還沒來（* 呢），比賽還不能開始。）⁷

但是，它可以進入少數認知、言義動詞的補足語從句（用“[]”括出）中：

(13) 汝知見_{知道}[伊未來在_{sa}]知唔？（你知不知道他還沒來呢？）

(14) 伊_他咀_說[老師氣死在_{sa}]。（他說老師還很生氣呢。）

這大概是因為這種從句是屬於獨立性較強的一類（Givón 1980）。

當然，由於用“在_{sa}”是為了突出強調說話人肯定的方面，因此句子的主要動詞不能是表達否定信念的，否則便與“在_{sa}”的功能衝突了：

⁶ 這裏用“持續”的術語來概括表示動態動作進行的“進行體”（progressive）以及表示轉變性狀態（transitory state）延續的“延續體”（continuous），但不包括內在狀態（inherent state）如謂詞是“是”、“姓”或性質形容詞（朱德熙 1956）之類的情況。內在狀態由於是完全均質、永不轉變的靜態，因此無法用語氣助詞突出強調其持續性。關於不同的“狀態”及與進行、持續有關的體範疇，參看 Bybee et al. (1994: 5.1)、Croft (2012: 2.4.1) 等。

⁷ 這個句子如果刪去“因為”，“在_{sa}”就可以加了。但這時實際上是兩個並置的主句，從中推理出因果關係，與用“因為”顯性標記因果主從句已經不一樣了。

(15) * 我唔相信伊_他未來在_{sa}。(我不相信他還沒來呢。)

再看“在_{sa}”與其他語氣助詞的共現情況。首先，它可以與潮陽話的是非問語氣助詞“□[hẽ⁵]_嗎”共現，位置在其前：

(16) 伊_他未來在_{sa} □[hẽ⁵]_嗎? (他是不是還沒來呢?)

疑問似乎與突出強調功能是不相容的，但實際上，這個句子裏說話人是先突出了“未來”(沒來)這個狀態的持續性，然後就這個特定的方面進行發問，即問的是“沒來的狀態是不是確實還在持續之中”，因此這兩種話語功能並不必然會產生衝突。而且“在_{sa}”無論與中性問還是非中性問都是相容的，但是“在_{sb}”就只能出現於非中性問(見 2.2.2)。

另一方面，“在_{sa}”與潮陽方言另外兩個常用的句末語氣助詞“了”([ou⁰])，基本等於普通話的“了₂”)和“個”(表確認語氣，基本等於普通話的“的”)都不能共現：

(17) * 伊去了在_{sa}。⁸ (他走了呢。)

(18) * 錢有在_{sa}個。/* 錢有個在_{sa}。(錢還有的。)

“在_{sa}”與“了”不能共現應該是由於二者的時體意義不相容(一要求持續，一要求變化)，與“個”不能共現則可能是由於二者共用同一句法槽位。

2.2.2. 表示元語增量的“在_{sb}”

“在_{sb}”的用法大致可以分成兩類：1) 標記強命題；2) 標記增補信息。這兩類用法可以用信息量級模型(scalar model)和蘊含關係(entailment)作統一分析，因此可以認為是實際上是同一功能。下面依次論述。

(一) 標記強命題。先看下面這個實際發生過的對話：

(19) ——讀研歇_{結束}了□[hẽ⁵]_嗎? (讀完研究生了嗎?)

——未未未，當正_{剛剛}愛去讀在_{sa}。(沒沒沒，才剛剛要去讀呢。)

⁸ 若理解為“在_{sb}”則此句可以成立。

參考 Fillmore et al. (1988) 對英語 *let alone*、Kay (1990) 對英語 *even*、沈家煊 (2001) 對漢語“還……呢”功能的分析思路，例 (19) 可以這樣分析：問話人原本問的只是“讀完了沒”，因此直接的回答應是“沒讀完”，這也是答話人一開始想到並回答的（“未未未”）。但是說話人意識到僅答復“沒讀完”並未提供充足信息，因為實際情況不僅是“沒讀完”，而是根本還沒開始讀，剛要去讀（談話發生於開學前）。“剛要去讀”是一個比“沒讀完”信息量更高的命題，說話人因此提出這個強命題並使用了“在_{sb}”來標記。

這裏所謂“信息量更高”（*more informative*）是以如下方法定義的：在一個由背景知識或具體語境決定的語義梯級模型上，若命題 *p* 蘊含（*entail*）*q* 而 *q* 不蘊含 *p*，則 *p* 的信息量高於 *q*（Fillmore et al. 1988: A5）。上面的例子裏，“剛剛要去讀研究生”的信息量高於“還沒讀完研究生”，因為一個事件還沒開始可以蘊含事件沒有結束，反之則不然。前者是一個更強的命題，後者是一個弱命題。“在_{sb}”就是加在強命題上並且標記其信息量高、能夠蘊含弱命題的。由於它指涉了（*refer to*）話語自身的特徵，因此它是一種“元語”（*metalinguage*）標記（沈家煊 2001）。

但這樣的分析還不夠。我們必須能夠界定“在_{sb}”用例語境裏的“弱命題”是什麼，這時候說“在_{sb}”標記了一個信息量更高的強命題才是有意義的。然而，Fillmore et al. (1988)、Kay (1990)、沈家煊 (2001) 諸文都沒有明確說明他們是怎麼確定弱命題的，而是直接指出強弱命題分別是什麼，接著就進行信息量比較。這樣的做法，在弱命題並沒有顯性出現時，就不免有任意決定的毛病。我們考察了語料中使用“在_{sb}”的上下文語境，發現弱命題至少應分出以下幾種來源：

1、顯性出現於話語中。這是最簡單的情況，可無爭議地確定弱命題。如英語 *let alone* 後面的成分就是弱命題（“He's not even 18, let alone 21.” Fillmore et al. 1988: 例 96）。普通話“小車還通不過呢，別提大車了”之類句子裏“別提”後面的成分也可構成一個弱命題。注意顯性出現的弱命題並不必然與強命題出現在同一人話語中。也可能是甲先說了弱命題，乙再以強命題回應。

2、作為對一個是非問的（可能）回答或對某要求的可能回應。上面例子裏的“未未未”就是一個回答問話的弱命題，這也可算是顯性出現的弱命題。但是有時這個弱命題並不出現，答話人直接用強命題做出答復（把上面例子裏的“未未未”刪去，只保留後半句，顯然也是成立的），此時弱命題就僅僅是一個“可能的回答”。但這種情況下弱命題仍然是容易確定的，它就是是非問句所問命題的肯定或否定形式而已。

“讀完研究生了嗎”直接對應的回答“讀完了”或“沒讀完”就是可能的弱命題。弱命題也可以是對某要求的可能回應，情況與上述基本相同，例見下文 (27)。Fillmore et al. (1988: 2.4) 採用 Grice (1975) 的體系認為用弱命題回答是滿足“相關準則”（*Maxim of Relevance*），而進一步提出的強命題則是為了滿足“適量準則”（*Maxim*

of Quantity)。我們基本同意其觀點，但是認為用 Horn (1984) 的 Q 原則 (Q-principle) 可以對此乃至其他情況下強命題的提出緣由作出更簡潔的說明。詳下。

3、作為聽話人的預期，或說話人認為聽話人可能持有的預期。⁹ 這是最難確定的一種。看下面的語料例子：

- (20) 甲：——阮^{我們}阿老師^{工人師傅}個的^的□[tsa³]囡^{女兒}，碩士了^{結束}讀加多^多兩年博士，今年三十一歲，□[sua⁵]反^反無^無好^好嫁^嫁了。（我一個工人師傅的女兒，碩士讀完又多讀了幾年博士，今年三十一歲，倒找不到人嫁了。）
- 乙：——□[hai³]那^那這撮物^{這些事情}載多^多在^在sb！高學歷個的^的嫁無人^{就是}哩^{就是}，合適個的^的，儂^{人家}哩^就□[mai⁵]不要^{不要}，了^{然後}伊^她，一□[phiã²]一大^{一大堆}儂^人伊^她都睇^看唔得起。（那這些事情多著呢！高學歷的嫁不到人就是，合適的呢，人家就不要她；她呢，許多人她又看不上。）

在這個例子裏，用“在_{sb}”的句子是跟什麼命題相比而較強的呢？在它的上文既沒有顯性出現的弱命題，也沒有是非問，只有一段事件陳述。因此，我們只能根據對話場景和強命題“這些事情多著呢”來推斷：弱命題正是使用了“在_{sb}”的說話人乙主觀斷定對方所持有的“這種事情存在”的預期。陳述事件的說話人甲僅僅是表明“存在”這種事情，而說話人乙用“這撮物載在_{sb}”（這些事情多著呢）的句子表示這種事情不僅存在，而且是很多的。顯然，後者蘊含前者，前者不蘊含後者，因此仍然可以說，“在_{sb}”在這裏標記了一個信息量高的強命題。

總之，以上三種情況，弱命題的來源雖然各不相同，但是至少都是說話人能夠清楚意識到或至少主觀斷定的，也正是針對此弱命題說話人可以提出一個更強的命題並用“在_{sb}”來標記它。

（二）標記增補信息。在語料中，有一些句子的“在_{sb}”所在的句子很難說是信息量更強的命題，因為它跟前文內容可能根本不是同一個主題。如：

- (21) 甲：——這陣物喎，阮^{我們}阿姑過身^{去世}，喎哩^就著^得去幾趟^趟了，了^{然後}叫阮^{我們}阿 XX¹⁰ 去……（這陣子就，我姑姑去世，就得跑好幾趟了，然後叫我家 XX 也過去……）

⁹ 嚴格來說，使用“在_{sb}”來標記強命題的既然是說話人，那麼其相對的弱命題肯定也只能是說話人所理解的弱命題，因此“聽話人的預期”實際上也是“說話人認為聽話人可能持有的預期”。“預期”這個詞其實也不太準確，下面詳細分析時會指出這可能是一種說話人理解的對方的言外之意（implicature）。

¹⁰ “XX”表示人名。

乙：——了_{然後}合_還叫口[niã¹]XX來在_{sb}啊？（還叫了你家XX來呢？）

這個例子裏，暫不考慮用“在_{sb}”的句子性質上是個疑問句，僅從其所依附的命題上看，“叫XX來”這個命題並不能說與哪個命題構成一個量級強弱關係，它只是“甲得跑好幾趟”這個信息之外的一個增補信息。說話人乙之所以用“在_{sb}”來標記這個信息，不是因為它本身信息量高，而是因為它加上前面的“甲得跑好幾趟”之後構成的一個複合信息的信息量高。“甲得跑好幾趟”是這個例子裏的弱命題，它是一個較可及的（accessible）信息——乙能從甲說出“姑姑去世”預料甲要去協理喪事，但增補信息——甲還叫自己兒子XX也過去——是乙沒有想到的。雖然增補信息本身不能與原有弱命題放在一個量級模型裏比較，但是它加上原有弱命題構成的複合命題一定蘊含弱命題（合取消去規則： $p \& q \rightarrow p$ ），也就是信息量更高。因此，這裏“在_{sb}”的用法實質上仍與標記強命題的用法一脈相承，只是它只標記於增補信息上，而複合強命題的另一合取支是不出現的。在這個例子裏，說話人乙在句首用了“合”這個並列連詞，很清楚地表明了增補信息作為複合命題合取支之一的身份。乙所疑問的實際上也是整個高信息量的複合命題（“是不是既 p 又 q ”），而不單單是增補信息本身。

綜上所述，只要“在_{sb}”出現，總是標記著信息量增高了：要麼是出現了在梯級模型上量級更高的強命題，要麼是由於增補信息而出現了高信息量複合命題。因此，我們用沈家煊（2001）的術語把“在_{sb}”的功能統一界定為“元語增量”。

為什麼元語增量需要一個顯性語言單位來標記呢？這或許可以認為是 Horn（1984）所提出的“Q原則”造成的後果。Q原則大致對應於 Grice（1975）的第一條適量準則，它要求說話人提供盡量充分的信息。由此會觸發一個限定上界的言外之意（upper-bounding implicature）：說出 p 意味著在言者所知或能確信的範圍內最多是 p ，而比 p 信息量更高的情況都是不成立的。當說話人說出“我的一些朋友是佛教徒”時，聽話人根據Q原則得到的言外之意是對一個更強命題的否定：並非說話人所有的朋友都是佛教徒（Horn 1984: 13–14）。

這種“限定上界的言外之意”（“至多 p ”）是可取消的，即可以在後面接上一個肯定的強命題而不引起語義矛盾，如英語“He ate 3 carrots—in fact, he ate 4”（Horn 1984: 20）。我們認為，這正是潮陽方言語氣助詞“在_{sb}”出現的動因（motivation）：由於默認情況下聽話人會根據Q原則推理更強命題不成立，因此當取消這種言外之意、進行增量操作時就需要特別的元語標記。例如，在例（20）裏，甲陳述了一個事件，乙根據Q原則推理甲的意思是“僅僅是存在如此之事，沒有更多”，¹¹這裏面隱含的

¹¹ 這個推理只是乙的推理，不一定成立。如果根據R原則來推理反而可能推出“這種事情不僅存在而且普遍”的意味。交際中由於雙方對Q原則和R原則的不同使用可能導致誤解，參 Horn（1984: 16）。

否定是乙不認可的，於是乙提出一個更強的命題表示實際上信息量更高的命題（“這種事情多著呢”）也是成立的。總而言之，元語增量標記“在_{sb}”的存在，是代表了對默認的Q原則推理的一種取消。有標記的（marked）語用操作需要有標記的形式。

上文考察“在_{sb}”語用功能畢，下面描寫其句法分佈。首先，它只用於主句，不能進入任何從句（下用“[]”標出），包括“在_{sa}”可進入的認知言說動詞的補足語從句。下面例子都不成立：

- (22) * [明日愛_要來在_{sb}個的] 人 (* 明天要來呢的人)
 (23) * 汝知見_{知道} [伊_他愛_要來在_{sb}] 知唔？ (* 你知不知道他還要來呢？)
 (24) * 伊_他咀_說 [伊_他愛_要來在_{sb}] 。 (* 他說他還要來呢。)

需要指出，例(24)若將“在_{sb}”理解為黏附於前面的整個句子“伊咀伊愛來”上，則可以成立。這時表示的是“他說他要來”整體為高信息量命題，而非“他要來”為高信息量命題。

另一方面，與“在_{sa}”一樣，“在_{sb}”也可以出現在疑問句中，上面的例(21)就是一個例子。它也可與是非問語氣助詞“□ [hě³]”共現，位置在其前，如：

- (25) 阿公解_會網購在_{sb} □ [hě³] 嗎？ (爺爺還會網購哪？)

“在_{sb}”能出現的疑問句都是非中性的是非問，句子整體上是對一個說話人認為高信息量的命題求取確認。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元語增量功能與疑問功能才不衝突。¹² 如果上面這個句子用的不是句末疑問詞而是反復問格式，那就只能表達中性問，“在_{sb}”就不能出現。這一點跟“在_{sa}”不同。

2.2.3. “在_{sa}”與“在_{sb}”的區別和聯繫

綜上，語氣助詞“在_s”的第一種語氣功能“在_{sa}”與時體意義有關，要求一個持續事態的語境，在這個語境中凸顯強調持續性。而“在_s”的第二種語氣功能“在_{sb}”則主要表達“元語增量”，它可以與時體意義無關。那麼，是否可以認為“在_{sa}”本質上只是“在_{sb}”用於持續義句中的一個語境變體呢？答案是不能。兩個功能是無法把一個歸併入另一個的。事實上，即使是形式完全相同的一個句子，把語氣助詞“在_s”理解為“在_{sa}”還是“在_{sb}”也是有意義差別的。例如：

¹² 從普通話譯句可以看出，普通話的“還……呢”也可以與求確認的是非疑問句套合，“哪”實際上就是“呢+啊”。

(26) 伊_他在₃睇_看電視在_{5a/b}！(他還在看電視呢！)

如果把這裏的“在₅”理解為“在_{5a}”，則整句強調的是“看電視”的狀態還在持續、尚未結束，可以設想它是對“伊落去寫作業未？”（他開始寫作業了嗎？）之類的句子的回答。另一方面，若將這裏的“在₅”理解為“在_{5b}”，則是強調“他在看電視”這個事件的整體而不單是其持續的一面，因此可以設想的上文是“伊今日唔閑死口 [boi⁴]？”（他今天會不會很忙？）一類的問句。總之，“在_{5a}”著重事件的時體特徵，“在_{5b}”著重命題整體信息量，這就是把二者區分開來的理據。

但是，應該承認，這個區別並不總是能清晰地維持的。理論上，“突出持續特徵”與“標記命題高信息量”並不是不相容的功能。可以設想在某些語境下，一個事件正因其“尚在持續”而具備了高信息量。例如：

(27) ——過來相輔_{幫忙}下！（過來幫下忙！）
——我在₃食_在₅！（我還在吃飯呢！）

答句的“在₅”具備“在_{5a}”的功能是容易理解的，它顯然強調“吃飯”的狀態尚在延續。但是這個語境裏的“在₅”完全也可以理解為同時還具備“在_{5b}”的元語增量功能，為什麼呢？因為“我在吃飯”這個命題提供的信息量是超出直接回應所需信息量的。如果直接針對“過來幫下忙”的要求進行回復，應該是“我無法過去幫忙”。但說話人實際說出的是一個信息量更高的命題，即“我吃飯的狀態尚在延續”，因此“我”不僅是無法過去幫忙，也無法做其他的任何事情。這就避免了僅回答弱命題“我無法過去幫忙”可能造成的 Q 原則推理：我無法過去幫忙，但我不是無法做其他事情。總之，在這個例子裏，“在₅”同時具備突出狀態尚在持續和元語增量的功能，後者依賴於前者。¹³

¹³ 這種語法化鏈條上前後兩種語義功能並存於同一用例（token）上的現象實際上並不特殊，尤其是其中一個意義是與時體有關的時候更容易找到同類例子。日語的“ながら”本是一個表示“同時”的連詞，後來語法化為表轉折關係的連詞，但在有的例子裏它既表同時也轉折（例出《標準日本語·中級上》）：

(i) 怒り ながら も 食事している。

發脾氣 同時 & 儘管 也 吃飯·進行體

‘一邊吃飯一邊發脾氣’/‘儘管在發脾氣，但飯也還在吃’

英語的 while 也可以找到類似例子（例出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while” 條）：

(ii) Schools in the north tend to be better equipped, **while** those in the south are relatively poor.

顯然，與時體有關的語義功能與非時體的語義功能並不衝突，可以在同一個用例中並存。而且這樣的用例很可能就是語法化啟動的地方。這種“A → A+B → B”的發展方式與常見的通過一個歧義（ambiguity）階段的發展方式“A → A/B → B”不一樣，但也是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式。義項

可以據此對“在_{5a}”發展到“在_{5b}”的歷程作一些猜想：“在_{5a}”強調事態尚在持續，這個事態一定是對當前交際高度相關的一個重要事態（相關準則）。同時，一個事態在“持續”，自然蘊含這個事態是“存在”的，於是“在₅”可以逐漸由強調事態“持續”發展到強調事態“存在”。而在交際中值得強調其存在的事態，往往就是信息量高的那些。因為在不違背相關準則的前提下，強調信息量最高的事態才符合足量準則。

3. 與普通話“呢”的比較

前文舉的潮陽方言用“在₅”的例句，雖然基本都用普通話的“呢”來翻譯，但是二者並不能等同。普通話“呢”的下列用例是潮陽方言“在₅”不能出現的（呂叔湘 1999: 413 例）：

(28) 今天可冷呢。

(29) 老師，北京才好呢。

這背後的原因很簡單：潮陽方言的“在₅”要麼突出持續，要麼進行增量，而這兩個句子裏的“呢”無法理解為兩種功能的任何一種。兩個例子顯然都無關持續，不需贅言。它們也無法理解為“元語增量”。例（28）可以作為交談始發句，¹⁴或是對“今天不冷”的直接反駁，無論哪種情況都不包含一個可以比較的弱命題，“增量”無從“增”起。例（29）可以設想的使用場景也是對某個命題的直接反駁，“北京”是對比焦點（contrastive focus），同樣也不存在一個可以“增量”的弱命題。因此它們翻譯成潮陽話都不能用“在₅”。這個區別可以從下面的對比例子更清楚看出來：

(30) a. 【普通話，出自王朔小說《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是你的傻冒同學吧。

——他才不傻呢，是學生會幹部。

b. 【潮陽話同語境答句】

——伊_他□[boi⁴]_{不會}白仁_傻個的，伊_他是學生會幹部在_{5b}。（他不傻的，他是學生會幹部呢。）

B 原本可能只是一種在語境中由字面義 A 動態生成的邀約推理（invited inference），後來凝固為規約意義（Traugott & Dasher 2001）。

¹⁴ 始發句是一個普通話“呢”與潮陽話“在_{5b}”的區別表現得十分明顯的語境。因為只要是始發句則語境中一定不存在可以“增量”的命題，“在_{5b}”一定不能使用。而普通話的“呢”則適用面更廣（呂叔湘 2014: 15.48：“雖然某幾類句子裏‘呢’字特別常見，可是差不多沒有一種句式絕對不能用‘呢’字。這可見‘呢’字應用之廣”），只要有鋪張語氣完全可以在始發句用“呢”。

“他才不傻呢”是對對方話語的直接反駁，不涉及增量，普通話可以用“呢”，潮陽話卻不能用“在_{sb}”（“*伊正□[boi⁴]白仁在_{sb}”）。但潮陽話可以在後一句用“在_{sb}”，因為它比前一個命題“他不傻”的信息量更高。當然，普通話“呢”也可以這麼用。可見，潮陽方言的“在_{sb}”的功能用“元語增量”就可以界定清楚了，而普通話的“呢”則還需要另外的界定。

已有研究提出過的重要界定概念包括“鋪張/誇張”、“提請注意/重視”、“叫人信服”等（呂叔湘 2014 [1944]，胡明揚 1981a, 1981b，朱德熙 1982，方梅 2016，完權 2018 等）。這些界定比較寬泛，不僅適用於以上非元語增量的例子，也適用於那些元語增量的情況。因此從共時層面來講，對普通話“呢”的分析可以不採用“元語增量”的思路，而直接用上述寬泛概念來概括各種情況。用完權（2018）的說法，“呢”的功能核心與信據力（argumentativity strength）即說話人對話語可信度的強調有關。而“在_{sb}”的功能核心，按照本文的分析，則應是與信息量有關。

那麼與“在_{sa}”對應的“呢”如何處理呢？普通話“呢”是否有“表示持續”的功能是學者們有爭議的問題。朱德熙（1982）、呂叔湘（1999）都為“呢”單列了表示事態持續的義項，這可稱為“分立說”。而胡明揚（1981a, 1981b）、齊滬揚（2002）、李文山（2007）、方梅（2016）等則不把“表示持續”作為“呢”的基本意義，而是要麼認為表示持續的是句中其他成分如“正”等，要麼認為“持續”是一種在語境中浮現的意義，總之“呢”只有一種語氣意義。這可稱為“歸併說”。其實，從“呢”的歷史發展過程看，“分立說”是不需要論證的，論證的負擔是落在“歸併說”上。因為“呢”在歷史上本來就與時間意義有關。它的詞源是“裏”或“在裏”（呂叔湘 2002 [1941]，太田辰夫 1958），跟潮陽方言“在_s”以及許多其他方言的對應詞項一樣，是從表空間域的“存在”投射到表時間域的“持續”（史金生 2010: 2.1）。即使不認同“呢”在語義上固有地“表示”持續，至少也可以認為它是像潮陽方言的“在_{sa}”一樣是一種“突出強調”持續意義的用法，與時體範疇關係密切。而“歸併說”所堅持的那些與時體意義無關的功能是後來進一步的發展。但新功能的產生並不代表舊功能必須消亡，因此我們說“呢”表持續/強調持續的功能之獨立存在（即“分立說”）是不需要論證的，只要視為歷史發展結果即可。需要論證的反而是“歸併說”，即要嚴格地證明在共時層面“呢”的舊功能已經完全被新功能取代，或者全部都可以重新分析為新功能了。方梅（2016）是這種思路的一個代表。但史金生（2010）對“呢”兩種功能的不同之處從話語角度作了充分的論證，說明還是有分立的必要。因此本文仍持“分立說”的立場，這也與本文對潮陽方言“在_s”的處理一致（參 2.2.3）。

最後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潮陽方言“在_s”與普通話“呢”的差異的根源在哪裏？這裏僅從共時角度作一些猜想。我們注意到，有一些普通話可以用“呢”、潮陽話也可以用“在_s”的句子，雖然看上去很相似，但傳達的語氣實際上不同：

- (31) a. 【普通話】在家裏呢，你進來罷。（《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b. 【潮陽話】在₁裏在_{5a}，汝_你入進來。
 (32) a. 【普通話】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兒女英雄傳》第四回）
 b. 【潮陽話】噲！有四百個銀_{塊錢}酒錢在_{5b}。

先不論普通話是什麼語氣，潮陽方言的（31b）的意思是“在家的狀態仍在持續”，也就是強調的是“還沒走”，適用於回答“他走了沒”之類的問話；潮陽方言的（32b）的意思是“除了其他要考慮的事情之外，還有四百酒錢”，可以設想的使用場合是結賬時付少了的提醒語。但是，回到兩個普通話例句的出處看，會發現根本不是這裏為潮陽話設想的語境：

- (33) 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因答說：“在家裏呢，你進來罷。”（《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34) 公子說：“就是兩吊，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吧。”跑堂兒的擱下壺，叫了兩個更夫來。……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夥，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裏去。”又悄說道：“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兒女英雄傳》第四回）

可見，“在家裏呢”原來只是對“在屋裏沒有？”的直接回應，並不帶“還沒走”的意思；“有四百錢酒錢”雖然是一種提醒（為公子搬東西可得的獎賞），但不含“除了其他要考慮的事情之外”的意思，因為在說這句話之前“跑堂兒”並沒有說其他的獎賞。因此，例（31）、（32）的普通話和潮陽話例句雖然形似，而實質上迥然有別。如果是在（33）、（34）的語境中，潮陽方言實際上是不能用“在₅”的。但是，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如果把例（31）、（32）的普通話句子加上副詞“還”，則傳達的語氣就跟潮陽話一樣了，而且也會像潮陽話一樣不能再放到（33）、（34）的語境中了。

會不會潮陽方言的“在₅”對應的實際上不是普通話的“呢”，而是“還……呢”構式呢？我們認為有這個可能。考察潮陽方言語料中用語氣助詞“在₅”的句子，雖然它們並不非得依賴“還”才能成立（只要語境能滿足有持續事態或元語增量等使用條件就可以），但那些不帶“還”的例句絕大多數都是可以添出副詞“還”而整體意義語氣不變的。¹⁵我們可以假定，在歷史上潮陽方言的語氣助詞“在”總是出現於“還……在”的構式之中，這個構式有突出強調“狀態持續”的功能，又從而語法化出了“元

¹⁵ 少數已經使用其他副詞如“正”（才）的句子添出“還”不太自然，但這可能是同類副詞佔用同一句法槽位的緣故，未必是語義衝突。

語增量”的功能，而後構式成分“在₅”吸收了整體構式義，可以脫離“還”單用來承擔上述兩種功能，從而形成了今天“在₅”的分佈情況。另一方面，普通話的“呢”則不一定總是與“還”密切相關，有可能是直接從持續義發展出“鋪張”、“申明”的功能，與普通話的“V/A 著呢”（如“我好著呢”）的發展路徑更接近些（史金生 2010）。這可能就是潮陽話“在₅”與普通話“呢”功能差異的根源所在。

4. 結論

本文描寫了潮陽方言語氣助詞“在”的句法分佈和語用功能，指出其用法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與時體意義有關，用於本身有持續義的句子中突出強調狀態的持續性；另一類與信息量有關，針對不同來源的弱命題，或者標記在語境決定的梯級模型上信息量更高的強命題，或者標記增補信息，可以統一概括為“元語增量”。元語增量標記出現的動因是 Q 原則觸發的默認上限推理被說話人取消，這種非常規的語用操作需要特殊標記。語氣助詞“在”的兩種功能雖有區別，但某些語境中可以同時出現於同一個“在”用例上。“在”與普通話“呢”在與時體有關的功能上較相似，這可以認為是相似的歷史發展過程的結果。但在無關時體的功能上差別較大，“呢”更多關涉信據力、可信度而不是信息量。這個差異可能是二者語法化過程中與“還”的關係密切程度不同造成的。

本文的比較範圍仍然是很狹窄的，進一步的研究應擴大對各方言同類語氣助詞的比較考察，深入細緻地分析其功能異同，避免簡單對應。另一方面，同一方言中可能也存在多個構成、功能都很相似的語氣助詞，如潮汕方言中就至少還有一個語氣助詞“在底”（施其生 1984）是與本文描寫的“在₅”平行而不同等的。這種方言系統內部比較也是應該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鳴謝

本文最初起草於 2017 年，蒙林華勇老師、莊初升老師提出寶貴修改意見。之後盛益民老師在文章修改過程中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修正稿曾於 2019 年、2021 年分別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語言學博士生工作坊和第七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上報告，與會者尤其陶寰老師、張新華老師、陳秋實學長的意見對文章的一些觀點有重要啟發。《中國語文通訊》的匿名審稿專家對文章的最終成型亦有很大幫助。謹於此併致謝意。文中尚存疏漏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 Bybee, Joan L., Revere Dal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o, Zongqi (巢宗祺). 1986. Suzhou Fangyan zhong “ledu” deng de goucheng 蘇州方言中“勒篤”等的構成 *Fangyan* 方言 4. 283–286.

- Croft, William. 2012.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ng, Mei (方梅). 2016. Zaishuo “ne”: Cong hudongjiaodu kan yuqici de xingzhi yu gongneng 再說“呢”——從互動角度看語氣詞的性質與功能.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中國語文雜誌社) (ed.), *Yufa Yanjiu he Tansuo* 語法研究和探索 18, 1–18.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Fillmore, Charles J., Paul Kay & Mary Catherine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3). 501–538.
- Givón, Talmy. 1980. The binding hierarchy and the typology of complements. *Studies in Language* 4(3). 333–377.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eter Cole & Jerry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orn, Laurence. 1984. Toward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 In Deborah Schiffrin (ed), *Meaning, form, and use in context: Linguistic applications*, 11–42.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81a. Bejinghua de yuqizhuci he tanci (shang) 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上)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347–351.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81b. Bejinghua de yuqizhuci he tanci (xia) 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下)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6. 416–423.
- Kay, Paul. 1990. Eve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3(1). 59–111.
- Li, Rulong (李如龍). 1988. Kaoqiu fangyancibenzi de yinyunlunzheng 考求方言詞本字的音韻論證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 110–122.
- Li, Wenshan (李文山). 2007. Jumozhuci “zhene” butan 句末助詞“著呢”補談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5. 61–67.
- Lin, Songyu 林頌育. 2010. Shilun Minnanhua chixutibiaoji de laiyan 試論閩南話持續體標記的來源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9(4). 386–393.
- Liu, Cuixiang (劉翠香). 2016. Shandong Qixiafangyan laiyan yu chusuojiiegou de yuqici 山東棲霞方言來源於處所結構的語氣詞 *Fangyan* 方言 38(3). 335–343.
- Liu, Danqing (劉丹青). 1996. Dongnan fangyan de timaobiaoji 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 In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9–33.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99. *Xiandai Hanyu Babai Ci, zengding ben* 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2002 [1941]. Shi *Jingdechuandenglü* zhong “zai” “zhu” er zhuci 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 In Shuxiang Lü, *Lü Shuxiang Quanji, dier juan, Hanyu Yufa Lunweji* 呂叔湘全集(第二卷) 漢語語法論文集, 55–68. Shenyang: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2014 [1944]. *Zhongguo Wenfa Yaolue* 中國文法要略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Luo, Ziqun (羅自群). 2003. *Xiandai Hanyu fangyan chixubiaoji de bijiaoyanjiu* 現代漢語方言持續標記的比較研究.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boshi xuewei lunwen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論文.
- Mei, Zulin (梅祖麟). 2007. Hanyu fangyan li xuci “zhu” sanzong yongfa de laiyan 漢語方言裡虛詞“著”三種用法的來源 In Zulin Mei, *Mei Zulin Yuyanxue Lunwenji* 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 155–188.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Ota, Tatu (太田辰夫). 1958. *Hanyushi Tongkao* 漢語史通考, trans. by Lansheng Jiang (江藍生) & Weiguo Bai (白維國). Chongqing: Chongqing Chubanshe 重慶：重慶出版社.
- Qi, Huyang (齊滬揚). 2002. “Ne” de yiyifexi he lishiyanbian “呢”的意義分析和歷史演變 *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1. 34–45.
- Qian, Nairong (錢乃榮). 2003. Suzhou fangyan zhong dongci “lelang” de yufahua 蘇州方言中動詞“勒浪”的語法化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11. 373–383.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1. Gen fuci “hai” youguan de lianggejushi 跟副詞“還”有關的兩個句式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6. 483–493.
- Shi, Jinsheng (史金生). 2010. Cong chixu dao shenming: Chuanxinyuqici “ne” de gongneng jiqi yufahuajizhi 從持續到申明：傳信語氣詞“呢”的功能及其語法化機制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中國語文雜誌社) (ed.), *Yufa Yanjiu he Tansuo* 語法研究和探索 15, 120–135.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84. Shantou fangyan de chixutimao 汕頭方言的持續體貌 *Zhongshan Daxue xuebao* 中山大學學報 3. 127–136.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85. Min, Wu fangyan chixumaoxingshi de gongtongtedian 閩、吳方言持續體形式的共同特點 *Zhongsh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中山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4. 132–141.
- Sun, Xixin (孫錫信). 1999. *Jindaihanyu yuqici: Hanyuyuqici de lishikaocha* 近代漢語語氣詞：漢語語氣詞的歷史考察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語文出版社.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Richard B. Dasher. 2001.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New York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 Quan (完權). 2018. Xinjuli: “Ne” de jiaohuzhuguanxing 信據力：“呢”的交互主觀性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7(1). 18–34.
- Wang, Jian (王健). 2006. Jianghuaifangyan sanzongdongtaifanchou de biaoqian 江淮方言三種動態範疇的表現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4. 66–78.
- Xu, Jingning (徐晶凝). 2008. Qingtaibiaoda yu shitibiaoda de huxiangshentou: Jiantan yuqizhuci de fanweiqeding 情態表達與時體表達的互相滲透——兼談語氣助詞的範圍確定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1. 28–36.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92 [1926]. Beijing, Suzhou, Changzhou yuzhuci de yanjiu 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 *Fangyan* 方言 2. 85–111.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zhongxin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

- 研究中心)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er ban: *Hanyu Fangyanjuan* 中國語言地圖集 (第二版): 漢語方言卷.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Zhu, Dexi (朱德熙). 1956.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anjiu: Xingrongci de xingzhifanchou he zhuangtaifanchou* 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 形容詞的性質範疇和狀態範疇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1). 1–37.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The Mood Particle “to⁰” in Chaoyang Min Diale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e” in Mandarin Chinese

Yang Xia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ood particle “to⁰” in Chaoyang Min dialect assumes two major functions: 1) To accentuate and emphasize the continuity of the situation denoted by the sentences. 2) To mark the pragmatic process of “metalinguistic addition”, i.e. the process of claiming a more informative proposition or supplementing information, in contrast to some weak proposition, so as to cancel the upper-bounding Q-inference (Horn 1984). The two functions may occur simultaneously in a single token of “to⁰”. In comparison, the “ne” in Mandarin Chinese, though having the function of accentuating continuity as well, pertains more to argumentativity strength rather than informativeness. The variance may stem from their different relation with the adverb “hai” during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articles.

Keywords

Chaoyang Min dialect, mood particle, Mandarin “ne”, continuous, metalinguistic addition

通訊地址：上海市 閔行區 上海交通大學 人文學院

電郵地址：xiaoy42@sjt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1年11月1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2月18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3月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3月7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2年7月29日